



□宫玉河

[故地往事]

平原颊川石桥和明代官员宋仕

在德州市平原县城琵琶湾公园东北部,有一座颊川石桥,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

2008年8月,颊川石桥在建设施工时被发现,文物保护部门随即采取了保护措施,并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考察,专家们一致认定颊川石桥是德州境内首次发现的明代桥梁,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地方历史、人文习俗、古建筑风格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当年10月,平原县按照原有风貌,对颊川石桥进行了保护性维修。

颊川石桥为单孔桥,桥面宽4.5米、长6.1米,桥洞高1.7米、宽1.35米。清乾隆年间《平原县志·建置志·桥梁》记载:“颊川桥,在东关官道,有颊川代役石坊,明万历三十六年邑绅宋仕建。闻旧制,桥上有楼,旁有石栏,今废。乾隆七年知县吕宏积修桥,有碑。”

2011年4月,颊川石桥被德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2014年12月竖立了文物保护碑。2015年1月,平原县人民政府公布“颊川石桥”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

经过“修旧如旧”维修后,颊川石桥弧形桥拱由料石砌成。桥孔两侧,为低于地面的沉池,象征旧时水域,沉池周围为1米高的花砖护墙。桥面为大块长方形青砖,被四块钢化玻璃和木条覆盖,透过玻璃可看到古旧的青砖。桥上有亭,四根红色木质圆柱撑起亭顶,亭下东西方向形成公园通道,也是颊川石桥当年的走向。

颊川石桥的修建者是明代官员宋仕(1538年-1618年)。宋仕字原学,又字汝学,号可泉,平原县王凤楼镇宋家寨人,明代洪武、建文年间锦衣卫指挥使宋忠第六代孙。他的先祖由邯郸迁至平原,并于平原县城东40里立村宋家寨,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

宋忠作为锦衣卫指挥使,曾受到建文皇帝指令,抗击“靖难之役”,并死于战事,宋忠后代只得隐姓埋名,直到宋仕曾祖宋锡才得以出仕,任工部营膳所丞。宋仕的祖父宋台曾任怀庆府知府,宋仕之父宋以方,据《宋氏谱书》记载:“宋以方中宪大夫,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,正治上卿,赠太子少保。初任赵藩引礼,敕赠文林郎,历浙江道监察御史。”

宋仕为明嘉靖四十年辛酉科举人,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,曾任直隶衡水知县,调遵化知县,行取浙江道御史,巡按四川。后历升顺天府丞、大

理寺少卿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保定。后升任南京大理寺卿,南京刑部右侍郎,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,赠太子少保。

清光绪年间《济南府平原县乡土志辑稿·乡贤》记载宋仕事迹时说,内阁首辅张居正曾担任科举主考官,作为门生,宋仕理应像其他人那样,曲意逢迎才是,但他“仕屏迹,不至其门”。

明代中期,刚正不阿的宋仕连遭弹劾,并被夺官。回乡居家期间,宋仕并未就此消沉,而是投身为乡梓造福。

一是修桥利民。宋仕除了修建颊川石桥外,还修建了和颊川石桥一样的禹津桥:“禹津桥,在西关外,旧有禹水飞虹石坊,制与颊川桥等。亦明邑绅宋仕建”。

颊川石桥旁出土的碑刻显示,这里在建桥之前,由于水面阻隔,人们通过舟筏通行,而且此处是通往官道的一个关节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由于地处东关,颊川石桥还被赋予风俗“功用”,立春前一日,邑官僚迎春于此。迎春者登上颊川桥,向东观望,这时预先安排在田野中的童男“自野中出”,邑官、士庶、耆老,鼓乐齐鸣出东郊迎春,“迎者拜之而还”。

民国时期《续修平原县志·古迹》记载了平原八景之一的“画桥烟雨”,其中吟咏的就有颊川石桥,诗云:“名桥列市东,桥下众流通。细雨烟霏候,田禾润泽中。”史料则记载:“东关外大路,旧为九省通衢,有先农云梯,两大石桥(颊川桥与先农桥)当途并峙。每值浓阴微雨,结伴立桥顶远望,绿畴禾稼,栩栩欲活,颇觉可观。”

二是建“坊”明志。清乾隆《平原县志·建置志·坊表》记载:“霜台持宪坊”“天下之平坊”“畿南开府坊”三坊,都为宋仕所立。

宋仕居家期间,还修建别墅绎幕园,作为养静之所,位置在平原县城西郊毛家庙南,“有亭榭松竹之胜”。

明万历四十年,74岁高龄的宋仕在居野二十年后,终被朝廷想起,任命他为南京刑部侍郎,万历四十五年,宋仕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并主持院务,万历四十六年,80岁高龄的宋仕不得不带病赴任,当年宋仕患脾病去世。

史书评价宋仕说:“仕,孝友和易,自奉俭素,而好周人之急。嫉邪扶正,当官则死其职,盖天性也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

故事里的沂蒙

气壮山河马鞍山

在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,屹立着一组记述马鞍山战斗的浮雕,生动地再现了1942年11月抗日军民在马鞍山抗击日寇的壮烈场景。

马鞍山,位于淄河上游,地势险要,四面悬崖峭壁,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狭长石阶小径,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天险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是鲁中通往渤海地区、胶东地区的交通要道,是我军和敌伪顽寇必争之地。1941年下半年,日寇为了控制淄河流域,派兵占据了马鞍山,并在马鞍山和周围村庄修建了炮楼,设置了据点,封锁了鲁中到渤海地区、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。

1942年春末夏初,我军奇袭马鞍山,以少数兵力进驻马鞍山,并以此作为战略据点,控制了周边地区。

1942年秋,日伪军纠集5万兵力,对鲁中区实行了残酷的“拉网合围”。马鞍山地区的主力部队为粉碎敌人合围暂时撤离,致使马鞍山成了暴露在敌人腹地的前哨阵地。由于马鞍山山势险要,易守难攻,仍是我军的小后方,一些重伤员、干部家属陆续被安置在山上。其中有八路军鲁中军区副团长王凤麟,他因在莱芜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,锯掉了右腿,在山上休养,并担负守山任务。除王凤麟外,还有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、鲁中区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、爆破英雄刘厥兰,有益、临、淄、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父亲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、妻子孙玉兰、妹妹冯文秀及长女新年、次女芦桥、小女洋洋共一家六口;加上原来的伤病员、家属等共计40余人。

当时马鞍山少粮缺水,弹药不足,战斗力十分薄弱,又加上敌人“扫荡”的情报频传,致使部分同志产生情绪波动。经过研究,王凤麟以毛泽东的著作《论持久战》为教材,对战士和伤病员进行教育,使大家了解到目前的困难都是暂时的,抗战一定会胜利,从而鼓舞了大家的斗志。

除此以外,王凤麟还向山上的同志们介绍了整个鲁中区反“扫荡”的形势,说明了马鞍山的重要地位,并分析了敌人夺取马鞍山的可能性,动员大家迅速做好备战工作,在山上准备充足的食物和水,垒起围墙,坚决守住这个山头,牵制敌人。他对大家说:“万一敌人来进攻,也没什么可怕的,我同大家一块儿战斗,同生死,共存亡,不当英雄,就做烈士!”他的话坚定有力,使同志们充满了守山的信心和勇气。

1942年11月,“扫荡”鲁中区的大队日本侵略军受到鲁中军民的英勇抗击,向西北折回,其中有一千多名日军和几百名汉奸窜至马鞍山地区。日军因为一直对马鞍山欲取不能,早就视为心腹大患。当时随日军“扫荡”的汉奸扬言山上驻有八路军重要领导人、兵工厂,屯有重要军事物资。日军头目信以为真,遂下了攻山的赌注。

11月9日,大批日伪军在飞机、大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,向山上不停地进攻。在王凤麟的指挥下,山上的伤病员、家属、小孩、老人行动起来,用手榴弹、石头和仅有的几杆枪阻击敌人。王凤麟用一支带瞄准器的英国式狙击枪,隐蔽在墙后对敌人射击,弹无虚发,杀伤了不少敌人。他号召大家:“打!坚决地打!为了党的光荣,祖国的荣誉,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!我们要与敌人拼到底!”其他同志也跟着开了火,枪弹、手榴弹、石头一起射向敌人,敌人血肉横飞,死伤惨重。敌人在指挥官的驱赶下,又开始了第二次、第三次冲锋……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,面对蜂拥而上的敌寇,将一块巨石顺着石阶小道掀砸下去,敌人脑浆四溅,鬼哭狼嚎。一天激战,打退敌人数次进攻,山坡上、石峰下横满了敌人的尸体。

战斗到黄昏,敌人停止了攻山,撤到了山下的驻地。入夜,王凤麟命令战士按预定的信号敲鼓鸣钟,向远在各个山头的同志们报告:

马鞍山还是我们的。此时,四县办事处的同志摸黑爬上了山,报告说山下村村驻满敌人,道路处处封锁,情况十分严重。大家打消了下山转移的念头,更加坚定了守山的决心。王凤麟召集大家分析了战斗形势,重新调整了守山的力量,要大家做好充分准备,迎接更加艰苦的战斗。

第二天,战斗更加残酷。敌人为防止我军增援,用约三十辆汽车从博山、莱芜、张店等地运来日军、汉奸约三四千人和大量弹药,加强了攻山力量。在附近的几个山头上,又增加了大炮、重机枪;飞机也增加了架次。敌人不惜血本,向马鞍山狂轰滥炸。一时,山顶阵地上硝烟弥漫,碎石弹片乱飞,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,房屋坍塌起火。东峰顶上,很多同志在激战中光荣牺牲;王凤麟专拣鬼子军官和打头冲的敌人打,弹无虚发,但他头部也挂了彩。

南天门上战斗尤其激烈,大部分同志牺牲了。家属们表现得非常英勇,纷纷投入战斗。冯旭臣老人和几个家属赶来,用石头、板凳、铁锅把眼看就要冲上来的敌人砸了下去。冯文秀在猛烈的炮火下,唱歌喊话鼓励大家,她还在阵地上传递情报,救护伤员;冯旭臣冒着炮火搬石头、运弹药,以“宁可死在炮火之中,也不当俘虏”的誓言,鼓舞士气,后在搬石头时牺牲。

后山崖下,一小队日本兵穿着爬山鞋,架起云梯,偷偷向上爬,被刘厥兰等同志狠狠打了下去。日军非死即伤,再也不敢爬了。

中午时分,指挥“扫荡”我鲁中区的日军师团参谋长,在侵略兵的前呼后拥下,爬上山腰亲自督战,被王凤麟一枪击毙。敌酋丧命,敌人更加疯狂。这时,守南天门的我军战士已全部阵亡,刘厥兰等人从后山赶来继续顶住冲上来的敌人。

战斗到下午,山上的弹药、石头已经快用完了,人员伤亡也很严重,而敌人的进攻却愈加猖狂,飞机几乎是擦着山峰冲轰炸,轻重机枪的射击更是稠密,山上山下,山前山后,黑烟翻腾,石砾乱崩,山的面貌已经模糊不清,只能看到耀眼刺目的火光。狂轰滥炸之后,敌人张牙舞爪嚎叫着一次次涌上石阶小道,形势越来越严峻。关键时刻,王凤麟沉着指挥,鼓励大家节约使用石头,坚持到天黑。

临近黄昏时,敌人继续攻山。此时,山上人员伤亡严重,已经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。王凤麟多处负伤,浑身血迹,仍然爬着阻击敌人,并同大家商量突围的办法。下山的路是不通了,周围又是悬崖峭壁,大家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,用做军衣的布匹连接成一条长带,一头拴在山上的松树上,另一头垂到崖下,人可以抓着布条下山。但是布条不够长,下垂的布条离地两丈多高。当时天色已黑,加之情况紧急,很多家属和孩子来不及多想就抓着布条下去了,结果崖高布短,下去的人大都坠崖牺牲了。

南天门终因寡不敌众失守了,但东西两座峰顶上的同志们继续同敌人顽强战斗。王凤麟又中一弹,倒在血泊里,成了“血人”,见一群敌人向他扑来,他抱着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信念,对着自己开了枪,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腿部已受重伤的冯文秀见此情景,毅然跳崖捐躯。刘厥兰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,也从崖上跳下去,由于树枝的托挂而幸免于难。最后,敌人攻上了东、西两座峰顶,峰顶的战士、干部和家属全部光荣牺牲,没有人屈服投降,也没有人做俘虏。敌人所得,也只是一座血染石红的空山峰。

在马鞍山战斗中,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。日军被击毙官兵一百余人,伤残者不计其数。马鞍山保卫战气壮山河,威震四方,永远激励着山东人民在新的革命征程上奋勇前进!正如“马鞍山抗日烈士赞”中写的那样:“奇男儿守空山,频将敌伪截断,飞机大炮山可撼,壮士英风不变。审知军械势悬殊,浴血运石仍抗战。拼头颅使敌伪惊服,这气节教人民敬念,山或崩,石或烂,烈士精神终古焕。”